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 天外来客

本书编委会编



I14  
142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 天外来客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外来客/《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天...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2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76千字 印数:0001—3000

(每套50本)总定价:380.00元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葛 兰  
编 委：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编委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好湖海好数区去角

## 前言

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20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7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8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90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13位代表人物的近25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15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35册。全套共50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人 景山  
1995年7月  
“北京京新”

# 目 录

- 数学家 ..... (美) 阿·费尔德曼/曹丽明 (1)
- 外形 ..... (英) 布·阿尔迪斯/张安 (6)
- 喷泉中的古堡 ..... 方志 (18)
- 星孩 ..... (英) 伊·凡塞特/张勇歧 (29)
- 照片不会撒谎 ..... (美) 凯瑟琳/述林 (41)
- 月光岛 ..... 金涛 (64)

## 数学家

他们在花园里，泽妮亚·霍金斯对她9岁的女儿说：“佐，别再跑来跑去了，爸爸给你讲个故事。”

佐在吊床上坐下来，问道：“是真实的故事吗，爸爸？”

“我要给你讲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德雷克·霍金斯捏了一下她粉红的脸颊说。“你听：2011年以前，也就是1985年——用当时地球上的日历计算——天狼星上的一个生物部落侵犯了地球。”

“爸爸，那些生物是什么样子呢？”

“在许多方面都象人。它们都有两只手臂，两条腿，人有的其他一切器官他们也有。”

“爸爸，天狼星生物和人有什么不同吗？”

“有。它们各有一对翅膀，长满了绿色羽毛，羽毛是从肩膀上长出来的。还长出一条长长的紫色尾巴。”

“那一群生物总共有多少呢，爸爸？”

“不多不少，3000041个男成人，3个女成人。那些生物首先出现在地球上的撒丁岛上。5个星期以后，它们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

“爸爸，地球上的人不反抗吗？”

“人用子弹、普通炸弹、超级原子弹和瓦斯，和侵略者进行战斗。”



“爸爸，那些武器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些武器早就绝迹了。它们被统称为‘弹药’。人类就用那些武器互相交战。

“爸爸，他们不象我们现在用思想进行战斗吗？”

“不，我刚才说过，他们用枪。但是来自天狼星的侵略者对弹药有‘免疫力’。”

“‘免疫力’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不会受到伤害。后来人类就试用细菌，对付天狼星上来的生物。”

“细菌又是什么东西呢？”

“是很小很小的病菌。人类想把病菌注入侵略者的体内，使它们生病、死亡，但是病菌对天狼星的生物完全不起作用。”

“爸爸，继续讲下去。那些生物在整个地球上到处横行。就从这里继续讲去。”

“你应该知道，那些外星人比地球上的人聪明得多。实际上，那些侵略者是整个星系里最了不起的数学家。”

“星系是什么东西？数学家是什么意思？”

“星系指的是银河系。数学家就是擅长度、量、衡的人，很善于计数。”

“爸爸，侵略者把地球上的人全都杀光了吗？”

“没有全部杀光。它们杀害了很多人，但也有很多人受到奴役。外星人使用人类，就象过去人类使用牛马一样。它们把一部分当工人使，把另一部分杀来吃。”

“爸爸，那些外星人讲什么语言呢？”

“讲一种很简单的语言，但是人类永远掌握不了那种语言。侵略者比人聪明得多，它们掌握了地球上的一切语言。”

“地球上的人把那些侵略者叫做什么呢。爸爸？”

“叫它们‘天使魔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爸爸，天使魔鬼奴役人类之后，地球上的一切又恢复平静了吗？”

“平静了一阵子。后来，一些最勇敢的人，由一个名叫诺奥尔的人率领，逃到格陵兰内地。这个诺奥尔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是地球上第一流的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医生是什么呢？”

“是专门和思想打交道的人。”

“那么，他一定很有钱？”

“他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诺奥尔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想出了一个让地球摆脱天使魔鬼的办法。”

“爸爸，什么办法呢？”

“他提出一个完善的办法。给天使魔鬼注入人的感情。”

“注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它们灌满，并且让它们自己也意识到。”

泽妮亚打断他的话：“德雷克，你讲得太玄乎了，孩子怎么理解得了？”

“不，妈妈，”佐说道，“爸爸的解释我听得懂。你别插嘴了。”

德雷克继续说道：“诺奥尔就这样给天使魔鬼们注入了爱、恨、野心、嫉妒、怨恨、羡慕、失望、希望、羞耻等各种感情。天使魔鬼们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和人一样。10天以后，可怕的内战消灭了天使魔鬼人口的三分之二。”

“爸爸，天使魔鬼自相残杀，全都死光了吗？”

“差不多死光了。最后有一个叫扎利巴的，出来鼓吹一切

天使魔鬼都是兄弟。于是侵略者立即转变，停止争吵。地球上的人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奴役。

“爸爸，事情闹成这样，诺奥尔和他的追随者在格陵兰不是很伤心吗？”

“是伤心了一阵子。后来，诺奥尔进行了最后的摊牌。”

“爸爸，什么叫摊牌，是俚语吗？”

“是的，意思就是最后的较量。这是他一张备而未用的王牌，准备在其他一切手段都失败的情况下使用。”

“爸爸，我懂了。不管对方使出什么花招，这办法都能获胜。爸爸，他们的王牌是什么呢？”

“诺奥尔给天使魔鬼注入了怀乡病。”

“什么是怀乡病？”

“就是思家病。”

“爸爸，诺奥尔真聪明，这就是说，天使魔鬼们全都想要飞回老家去。”

“正是这样，有一天，所有的天使魔鬼，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鼓动它们的巨大绿翼，在北美黑山集合，在特定的信号统一指挥下，全都从地球上飞走了。所有的人都唱道：

“‘老天赐福，老天赐福，我们得救了！’”

“爸爸，所有的天使魔鬼全都从地球上飞走了吗？”

“没有全部飞走，还留下两个小天使魔鬼，一男一女，两岁，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它们和其他所有的天使魔鬼一起飞向天空。但是飞到大气上限时，它们犹豫了，逃跑了，飞回了地球，它们的名字叫齐佐和齐泽。

“爸爸，齐佐和齐泽后来怎样了呢？”

“它们和一切天使魔鬼一样，也是了不起的数学家，后来



## 外 形

他们从不走出这所房子。

那个名叫哈利的人总是第一个起床。有时，他穿着一件每天都很暖和的睡衣，在这座建筑物里散步。然后他叫醒卡尔文。卡尔文长得魁梧英俊，看上去给人一种富有才华但又不轻易显露的印象。他尽量满足哈利的要求，随时陪伴着他。

名叫戴珀的姑娘有着一双迷人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她睡觉很轻。两人谈话的声音就会把她吵醒。她起来之后，去叫醒梅；然后她们一起上楼准备早饭。与此同时，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两人，杰格和皮夫也醒了。

这就是每一“天”的开始：这六个人不是感觉天快亮了应该起床，而是一直睡到再也不能睡着了方才起来。他们白天从不做任何事，但是不知怎么，一挨着床却睡得很香。

他们一天中唯一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打开仓库。这座仓库是个小房间，夹在厨房和兰房间中间。在墙壁的高处镶着一个宽大的搁板，搁板上放着他们的生活用品。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晚上，他们锁上只有搁板的空房间，待他们早晨开门时，所需的東西——食品、亚麻衣服，一台新的洗衣机——应有尽有，在搁板上等待着他们。这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可以接受的特征：他们之间从不互相问这个问题。

这天早晨，在那四个男人还没有下楼之前，戴珀和梅就



准备好了早饭。看皮夫还不露面，戴珀不得不走到楼梯前叫他们；虽然开仓库还没变成一种典礼仪式，可是女人不敢单独进去，所以这件事不得不推迟到吃过饭以后再做。这就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希望能拿到些烟叶，”哈利一边说，一边打开门。“我几乎快抽完了。”

他们走进去，看了看搁板。搁板仍然如故，上面空空如也。

“没有食品，”梅看了看说，双手叉在束着转裙的腰上。“今天我们没吃的了。”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一次——离现在有多长时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已经有三天没有出现食品了，搁板上一直是空空的。他们默默地忍受着饥饿。

“我们在饿死前先把你吃掉，梅，”皮夫说。皮夫上次也曾这样说过。因此，他们大声笑了一阵，知道这是开玩笑。皮夫是个不爱炫耀自己的人：在人群中是属于不被人瞩目的。开个小玩笑在他已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了。

只在搁板上有两包东西，一包是哈利的烟叶，另一包是副扑克牌。哈利克哼了一声，把烟叶揣在兜里，打开扑克牌摊在他们面前。

“谁玩？”他问。

“打‘升级’，”杰说。

“三打一，”

“5、10、K，”

“我们以后再玩，”卡尔文说。“晚上用它来消磨时间，”玩扑克牌在他们之间将是个挑战；他们不得不围着桌子面对面

地坐在一起。去不替不犹豫，面露不友夫史等，对早下孩番部

打开仓库这种小事情一经结束，便不再有什么强劲的力量可使他们呆在一起，但要想把他们分开却也很困难。杰格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楼下的大厅，经由不打开的门，然后把吸尘器提到楼梯上，清扫上边的楼梯平台，并不是因这些地方脏，而是打扫卫生是早晨必须要做的事情。皮夫和女人们坐在一起，正在谈怎样才能合理安排好口粮，但是，事完之后，他们谁也不跟谁在一起，各走各的路。卡尔文和哈利早已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这所房子设计不好。几乎没有窗户，仅有的几扇也不打开，这样既不会打破，也不能射进光线来。到处都是一片漆黑，光线是从看不见的缝隙随着人的出入射入房间的——在光线消失前，黑暗被划破。每间房间里都有家具，但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件，互相之间也不配套，好象是毫无目的地摆在房间里似的。为漫无目的的人布置好的房间都是这副样子。

不管是一楼，还是二楼或是长长的不放置东西的阁楼，都看不出有什么规划。只有熟悉，才不至于把房间与走廊弄混，至少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熟悉了解。

哈利两只手插在兜里，踱步良久。在一个角落里，他碰见了戴珀；她手里拿着一本素描簿，正聚精会神地画着贴在墙上的一幅画——这幅画挂在她坐着的那间房间里，她画得不太好。他们谈了几句话后，哈利就走开了。

他脑际间的东西，就象墙角蜘蛛网上的蜘蛛一样没有头绪。他走进他们称之为钢琴室的房间，之后，弄明白了是什么使他忧心忡忡。在黑暗渐渐消失时，他悄然环视一下周围，目光最后落在大钢琴上。一些奇怪的东西曾不时地落到榻板

上，在这座房子中进行分配，这时有一样东西落到钢琴上。这是一个模型，看上去很沉重，大约两英尺高，矮得几乎快成圆的了，尖尖的鼻子，有四个固定翼。哈利知道这是什么，是一艘地对空飞船，一个结实的飞船模型，外形比普通的飞船要笨重。

这比钢琴出现在仓库时更使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哈利坐在钢琴的凳子上，心情紧张，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模型，竭力想从自己的脑海深处挖掘点什么来……想出点与宇宙飞船相关联的东西。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看上去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每当他想用手指碰它一下，它就往后躲闪。他也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能和另外一个人商量一下就好了，说不定能把它从藏匿的地方弄出来。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恐吓，也许是处在恐吓的包围之中。

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哈利没有回头，而是迅速地掀起钢琴盖，伸出一个手指弹起琴键来。然后他才漫不经心地回头扫视一眼。卡尔文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口袋里，动也不动，悠闲自在地看着他。

“看到这里射进了光线，”他说得很轻巧。“我想路过这儿，不妨进来看看。”

“我一直想弹一会儿钢琴，”哈利笑着回答。这件事不值得讨论，尤其和卡尔文这样一个熟人更不需要讨论，因为……在于事物的本身……一个人必须表现得象一个正常的、无忧无虑的人。这起码是通情达理的，清楚无误的，使他感到舒适：表现得象一个正常的人。

坦然地，他弹起了优雅的音乐。他弹得很好。戴珀、梅、

皮夫……他们都弹得很好，钢琴一安置完，他们就都弹得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天生的吗？哈利瞥了一眼卡尔文。这个矮胖子斜靠在钢琴上，背对着那个使人尴尬的模型，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别的什么也觉察不出来。他们都友好相处，从来没发生过争吵。

他们六人坐在一起，共进极其简单的午餐，谈话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但却很快活，然后下午的度过和上午完全一样，和其他所有的上午都一模一样：舒适，无虑，悠闲。这种方式只有对哈利有点超乎一般；他正在考虑着这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绝非重要，但是对于天复一天地生活在死一般寂静中的他们来说，就算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了。

梅停止思索，独自开始吃果子冻来，杰格在一旁讥笑她，说她把别人的那份也给吃了。戴珀总是护着梅，她不满意地说：“她没有你吃的多，杰格。”

“不，”梅纠正说，“我认为我比谁都吃的多。我是为了产生一种内在动力才吃的。”

这是一句双关语，有的人经常这样说。哈利却在仔细琢磨着这句话。他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慢慢地来回踱着步子。内动力，外动力……这里的其他人是否也和他一样感到不安吗？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压抑这种不安的心情呢？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是在什么地方？

他突然打断思路，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一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运用你所掌握的知识，于复杂之中理出头绪来。

1. 地球正逐步走向同尼提提的最残酷的冷战；
2. 尼提提人能够从外表辨认出谁是他们的敌人，这种本